

尚

書

誼

略

周書十五

尙書諡略二十四

顧命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舉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舉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擇

甲子王乃洮頰水

馬曰洮洮髮也頰頰面也孫星衍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浙米謂之

洮汰玉藻曰五盥沐履而饋梁洮是浙米或當爲沐履說文沫洒面也又作頰云古文相被冕服

憑玉几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肅太僕孔曰親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玉几明服袞冕憑

說文引作凭曰依几也讀若馮

段玉裁曰凭是正字

几作馮者皆假借字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今本作憑後人所改中論顛沛而不亂者成乃同召太保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大命

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鄭曰

官以六卿爲正次傳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

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虎臣虎賁氏

蔣廷錫曰芮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彤在西安府華

州西南畢在長安縣西北衛今河南衛王曰嗚呼疾大

輝府淇縣毛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

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傳曰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

恐不獲誓言嗣永樸案釋言矢誓也釋詁戾陳也釋文

本作矢同是誓矢通矢卽陳也吳汝

綸曰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戴鈞衡曰呂覽注審

嗣請立嗣慎也猶言敬訓命汝昔君文

王武王宣重光

孫星衍曰宣顯也蔡曰重光猶云重華

莫麗陳教則肄肄

不違

吳汝綸曰詩傳麗數也李善文選注數猶禮也莫麗者定禮也則法也上屬爲句肄肄猶棣棣詩傳

棣棣富而閑習

用克達殷集大命

朱駿聲曰達讀捷彼殷武之捷在後

也謂躬習禮教

之侗

焦循曰論語孔注侗未成器之人蓋童字之假借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無敢昏逾

說文引此經云逾述進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吳汝綸曰

悟悟同字後漢書注梧支也

爾尙明時朕言

王念孫曰明勉時承並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

露新序承作時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傳曰釗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王引之曰夫人猶凡人蔡曰亂治

也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戴鈞衡曰以猶使也貢馬作贛曰陷也王鳴盛曰贛

從贛省聲贛讀若坎坎義爲陷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

吳汝綸曰非幾非法也小爾雅幾法也

呂祖謙曰成王將終示羣臣曾子將終示孟敬子皆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茲既受命

還出綴衣于庭吳汝綸曰出綴衣者喪大記云疾病徹襲衣加新衣是其事也越翼日

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傳曰冢

故命二臣吳汝綸曰俾從也爰於也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吳汝綸曰王崩在路寢子釗亦在路寢矣逆于路寢門外者自路寢迎之出就翼室耳延

入翼室恤宅宗傳曰翼室明室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吳汝綸曰翼室倚廬也喪大記君

為廬宮之爾雅宮謂之室故曰翼室喪大記凡非適子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天子正欲人屬目故曰

明也士止二門倚廬尙在中門外天子之廬不惟不在路寢亦並不在路寢夾室明矣上言逆于路寢門外若

不出此門何用迎耶或謂初喪未為丁卯命作冊度傳

梁闡非也既殯而後居廬者士禮耳傳丁卯命作冊度傳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孔曰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吳汝綸曰此下為見

廟策告之事史記所云三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

王廟者是也經不見入廟之文惟以作冊度總目下事

而以出廟門結之言策告則在越七日癸酉蓋大歛之

廟可知言出廟則先入廟可知

明日也孔曰乙丑崩於今九日矣大夫以上殯歛皆

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

西為殯伯相命士須材王曰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

之明日伯相命士須材伯相蔡曰須取也金履祥

曰材物也如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類士者凡幕

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告士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

事狄設黼辰綴衣傳曰狄下士辰屏風畫為斧文置戶

展郭璞曰窗東戶西也考工記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

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辰地故名此物為黼辰孫

星衍曰綴衣蓋即中牖閒南嚮孔曰牖謂窗也閒者窗

庸所云設其裳衣牖閒南嚮東戶西戶牖之閒也

敷重篋席錢大昕曰古讀敷如布馬曰黼純傳曰白

之為華玉仍几鄭曰華五色玉也傳曰仍因也因生時

仍西序東嚮傳曰東西廂謂之序孔曰釋宮文孫炎

日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數重底席馬曰底綴純文貝

今傳作廂者傳寫之誤耳仍几傳曰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孔曰貝者水蟲釋

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蜚泉東序西嚮數重豐席傳曰

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孔曰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用

之為席也王鳴盛曰詩箋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

大小為異畫純鄭曰畫純似雲雕玉仍几傳曰雕西

夾南嚮傳曰西廂夾室之前孔曰下傳西房西夾坐

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實同而異名

西廂曰廟李巡云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室有東

並云夾室前堂此西夾即所謂夾室前堂故傳謂之西廂是也小堂之後即夾室亦謂之房鄭特牲禮注房當

知爲廟中几筵耳考曾子問天子崩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此時羣祖  
皆在一廟故徧布几筵以羣祖臨之也闢間南嚮者太  
祖也東西序則文武也西夾則羣祖也其東夾無坐者  
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必在西者長老之  
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此經但有西夾與此正同  
敷重筍席馬曰筍筍筍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筍注  
純鄭曰以玄組爲之綠王鳴盛曰說文筍字注  
注紛如綬說文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漆仍几越

玉五重

戴鈞衡曰越惟也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

玟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楨之舞衣大貝

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赤刀者武

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  
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  
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

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考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盾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實說文作冢吳汝綸曰說文引陳案赤刀連文則陳寶爲一物也廣雅陳寶刀也王闡運曰大訓洪範一物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

前鄭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

皆在左右塾前北面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段玉裁曰周禮儀禮禮記輅皆作路此輅字

必後人所改論語乘二人雀弁執惠鄭曰赤黑曰雀言

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立于畢門之內家惜抱府君曰

惠狀蓋斜及宜芟刈吳汝綸曰畢者所以助也畢門者廟之內

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祭門之謂畢門義蓋取此四

人綦弁綦馬作駉執戈上及之鄭曰戈卽今夾兩階祀傳

堂廉曰

孔曰廉者棧

一人冕

傳曰冕皆大夫也

孔曰禮大夫服冕士

也立在堂下迎于堂棧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上弁在堂下

鄭曰劉蓋今鏡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孔曰此立于東堂西堂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一人冕

執戮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冕知在堂上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西下之階上也

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侍臣所執兵也讀若允

字有銳字云矛也釋文銳以稅反亦不言說文作銳張

必校漢書始引之同徐楚金本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

本補立于側階

此字立于側階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

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

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待也

呂祖謙

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者士大夫之職無事則  
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  
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尙餘一  
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  
楯或環以惟埋器俾之徒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隣  
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三十升布冠也黼裳冕服有文者也傳曰王及羣臣  
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  
顧命爲後繼統事於宗廟故受冊用之以其在廟而凶  
服不可入故也白虎通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士  
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歛之後  
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王者旣殯而卽繼統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  
拜興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  
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  
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  
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卽位鄭曰蟻謂色玄也孔曰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  
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

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  
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王夫之曰所即之  
位以子受命於父之義求之則與冠禮相通蓋阼階也  
由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卽位則於阼者正  
其爲主所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彤纁也太

也孔曰彤赤也纁是赤色之太保承介圭傳曰大圭  
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

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孔曰考工記玉人云鎮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是

彼鎮上宗奉同瑁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  
圭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說文

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濟王鳴盛曰推鄭意  
同蓋圭瓚可盛酒者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祭統

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  
以祭者自是圭瓚江聲曰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

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酒器圭瓚是宗廟中酌鬱鬯以  
禋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孫星衍曰

同今文作銅銅卽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取金精玉德之

同今文作銅銅卽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取金精玉德之

同今文作銅銅卽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取金精玉德之

意是銅卽因玉璜之飾以金爲名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

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說文曰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所執玉以冒之似犁冠馬其昶曰下言太

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知天子必以同秉圭以獻矣天子所秉之圭卽太保所承之介圭參驗上下文義自明

易言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奉由阼

階隋孔曰東階也以卑故不嫌爲主人馬其昶曰御猶嚮也太史秉

書傳曰持冊由賓階隋御王冊命鄭曰御猶嚮也王

迎也馬其昶曰王時已卽阼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階之位故由賓階上正與王嚮曰皇武大訓臨君周邦

命傳曰大君所命汝嗣訓馬其昶曰卽所謂臨君周邦

率循大卞王曰大卞大法王鳴盛曰漢成帝紀卞射

訓法永樸案釋詁率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循也率循二字連文

應劭曰皮卞而射也是卞卽弁弁有法制故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

蔡曰亂治也

馬其視曰而讀柔遠能邇之能

吳汝綸曰左傳杜注忌畏

也乃受同瑁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

也乃受同瑁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

可知王三宿三祭三啗

傳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

云肅進也宿卽肅也

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

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

每一酌酒則一奠爵

三奠爵於地也

啗說文引作託云奠爵酒也孫星衍曰啗馬作託見釋文啗俗字汪烜曰此告受命非

祭故止

上宗曰饗

金履祥曰傳神命以太保受同降

綸曰此是受

吳汝綸曰此一字

以異同秉璋以酢傳

王所受之同

盥爲句爲將酢故盥

半圭曰璋

孔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

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

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

王夫之曰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同而加璋重

七

集禮通考

嗣王也。酢者賓答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享而報授宗

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爲主也。授宗

人同。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宗人而不奉

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拜王荅拜。王夫

祭之。酢孝子受爵，故宗人代王受也。祭濟宅。說文引

拜者，拜送酢酒。王太保受同。王夫之曰：祭濟宅。此經曰

荅拜者，荅酢拜也。太保受同。又異同。祭濟宅。此經曰

濟嘗也。金履祥曰：宅亦當作咤。王夫之曰：此祭乃

祭始制飲食之人。太保受同而祭，而濟而奠於其位。不

卒飲者，凶也。祭且濟者，臣異於子，以敬殺哀也。馬其

飛曰：鄭注司尊彝云：臣獻尸尸不醋，臣自醋也。是太

保既酢，王亦必授宗人同。王夫之曰：禮畢拜王荅拜。其

飲福酒以自酢。授宗人同。反同不復舉也。拜王荅拜。其

拜謝王也。太保降收。傳曰：太保下堂則王亦諸侯出

廟門俟。傳曰：言諸侯則卿。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

王出在應門之內。吳汝綸曰：出者出廟門也。此上在廟

此下在朝。王鳴盛曰：考天子諸侯

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泉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泉門內庫門外爲外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廢此云王在應門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內正治朝也

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皆布乘黃朱

孔曰四馬

曰乘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寶

錢時曰布乘者二王之後布黃

朱者他諸侯如

賓稱奉圭兼幣

孔廣森曰賓讀爲擯王鳴盛曰說文引周書

言篚厥元黃也

日稱奉介圭詩以其介圭入覲

王鳴盛曰說文引周書

曰一二

介圭

吳汝綸曰稱奉連文

蔡曰稱舉也

曰一二

臣衛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

敢執壤奠

吳汝綸曰禮記注奠猶獻也壤奠猶

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蔡曰義宜也義嗣德云

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且答拜正其

爲後

吳汝綸曰左傳君義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林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

伯故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

冢 皇天改大邦殷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

汪烜曰須江周氏云韻書羨善也此蓋蒙上文言惟我周文武

大受而 克恤西土

戴鈞衡曰漢書注恤安也孔曰惟待言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惟

新陟王畢協賞罰

蔡曰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聲曰新陟猶後世言大行說苑夫有

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下引此經 戡定

厥功孫星衍曰釋詁戡克也

用敷遺後人休永樸案詩鋪敦淮濱釋文引韓詩作敷云

大也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曰高祖

之祖謂文王也戴鈞衡曰左傳杜注寡特也朱子

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止是整齊民眾蔡曰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苟不奮揚武烈則

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陳

棟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易弛而弱流弊甚於  
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  
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孔曰  
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

六服此惟四服不言  
采要者略舉其事  
惟子一人釗報詰  
孫星衍曰以麻冕黼裳受顧命

從吉故暫稱予一人  
蔡曰康王在昔君文武不平富  
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不務咎  
戴鈞衡曰不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馬其昶曰爾雅務侮也咎病也左傳孟孫爲成之病注

病謂民貧困不務咎  
戴鈞衡曰底至齊信極釋言齊中也中忠通

文王不侮鯀寡也  
底至齊信  
極釋言齊中也中忠通

齊信卽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忠信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戴鈞衡曰家語皇天用訓厥

道  
江聲曰訓 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王念

孫曰在謂相願在也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  
侯以願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下胥既願亦

謂相與  
顧在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  
王引之曰周官禮記注並云綏當為綏  
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戴鈞衡曰十四字為句  
無遺

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曰

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  
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顯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  
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

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  
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為宦官立者七君其本

半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為不祥之事而深  
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

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漢唐新主即位皆

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  
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  
際殊草矣葉適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上下之所同大義天  
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大義天  
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  
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  
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此篇之錄於經非  
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羅敦仁曰禮  
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  
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願  
命見諸侯無時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於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  
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永  
樸案禮有文有實喪之不食稻不衣錦文也中心悲哀  
實也文有時可易而實則不可一日忘故古人有疾皆  
飲酒食肉天子受顧命卽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暫  
釋凶服其義與有

周書十五

尚書諡略二十四

周書十六

費誓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

史記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

封于魯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

馬其承

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

政淮夷

日攝政初年淮夷合三監同叛至是成王即

文連綴類

徐戎再叛於是魯侯伐之作費誓史公為文

在呂刑

敘非以兩事為出一時孔曰鄭以為費誓在

段玉裁

前蓋以時代相次故繫此篇於成王事後

一作獮

日費大傳作鮮史記作胙集解引徐廣云一

作菜古

文也王鳴盛曰萊為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

而

已無攷唐人改為費攻春秋之初費自為國後并於

州府費縣西北去曲阜三百里非作誓地

公曰嗟人無譱

鄭曰人謂軍之士

聽命徂茲淮夷徐戎

並興

王引之曰徂讀為且且今也

傳曰淮浦之夷徐

州有淮夷蠙珠之貢徐戎亦其類也善敎乃甲冑敵

乃干無敢不弔鄭曰敎謂穿徹之敵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傳曰甲冑冑兜整備乃弓

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傳曰鍛磨礪今惟注舍牯

牛馬傳曰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杜乃

獲斂乃窵王曰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

使閉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孔曰既言牛馬在

之名蔡曰此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曰風走逸臣妾

除道路之事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

日左傳唯是風其昶曰此言敵境之性畜子女毋得貪

功俘勿敢越逐壘傳曰勿敢棄越之祇復之爾雅復白也小我

商賚汝傳曰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歷志云商之爲

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爲言章也章

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王鳴盛

曰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乃越逐不復

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

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曰寇劫取也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蔡曰有故劫奪踰垣牆竊人牛馬

事吳汝綸曰甲戌我惟征徐戎言其正也下引此經

垣牆謂壁壘曰甲戌我惟征徐戎言其正也下引此經

時乃糗糧孔曰時具也預具米粟謂之儲時鄭曰糗

無敢不逮逮傳曰汝則有大刑馬曰大魯人三郊三遂大

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

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里之遂二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

之郊孫星衍曰邑外曰郊外曰遂孔曰三郊謂三鄉

軍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備侯有獨境之法千乘之

賦是也成元年傳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

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諸侯

出兵先盡三鄉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

夷徐戎並發故悉起鄉遂之兵然猶不至總峙乃楨榦

徵境內也魯國百里郊當在二十里之外

馬曰楨榦皆築具甲戌我惟築至日築無敢不供汝

楨在前榦在兩旁

則有無餘刑非殺王夫之曰殺色界反○永模魯人三

郊三遂峙乃芻茭案無餘即大刑疑可減故云

大刑蔡曰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呂祖謙

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驛駟載於常武

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

啟之嗣位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緊當徐夷之變觀

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知禹周公之家

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薛季宣曰伯禽當徐夷

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

營殿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則糧餉備具城築則

楨榦畢集而申之以戒令誓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眾

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  
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  
始不由於正孔子錄於周  
書之末同於王者之師也

周書十六

尚書謚略二十五

周書十七

尙書誥略二十六

呂刑

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史記穆王將

鹿以

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

王作

修刑辟鄭曰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孔曰

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今按詩云

生甫

及申不與我戍甫史伯云申呂雖衰呂卽甫也

律疏

吳汝綸曰序云夏刑三千條今呂刑從之是從夏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耄漢書引作眊孫星衍曰史

字上屬鄭緇衣注云

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吳汝綸曰

廣雅命告也序呂命

穆王命亦訓告周本紀穆王卽位

春秋已五十矣又云

穆王伐殷後七年崩成康之世刑措

周之享國也史記武

王伐殷後七年崩成康之世刑措

四十餘年三統歷昭

王無年數近人姚文田以歷法推

史記竹書則穆王元

年上距武王克殷正九年此言

百年猶云周興百年

耳耄之借字適作耗馬其羽

日享國百年耗耄有

國勢衰耗史記甸奴列傳周道衰

荒服不至周遊作肅刑之辟是說其義高祖亦荒度作

臣年表序云耗矣罔亦少密焉是擬此文也蘇軾曰王

刑以詰四方傳曰度時世所宜以治天下荒度土功王

曰吳汝綸曰此上呂侯告王若古有訓王念孫曰若

尤惟始作亂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延及

于平民孫星衍曰詩箋平齊罔不寇賊鴟義姦宄馬曰

也孫星衍曰釋詁蚩奪攘矯虔說文奪作放曰強取

輕也鴟與蚩聲相近奪攘矯虔段玉裁曰大傳

亦作放敗奪通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

擾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苗民

弗用靈制以刑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於少昊氏衰

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

又復九黎之惡堯與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歟之禹

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王鳴盛曰楚語云其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章注三苗九黎之後也法言播其

虐於黎苗吳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  
恭皆以黎苗爲一類而非卽一人與鄭合馬其視曰  
三苗爲九黎後無疑經不曰黎君曰苗民者蓋從其後  
稱鄭注縞衣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是苗  
民固諸侯也高宗彤日以民指高宗酒誥以民指紂惟  
鄭注坊記先民曰上古之君也苗雖諸侯稱民無嫌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吳汝綸曰名之爲法也親之信以結  
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  
其世也墨子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  
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  
也是以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鍊折以刑惟作五殺之  
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  
殺戮無辜爰始注爲刳刑鄭曰桀謂桀破陰諫謂  
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許謙曰苗乃越  
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  
茲麗刑并制禮記注并猶專也制斷也罔差有辭蔡曰

以曲直之民與胥漸王引之曰漸詐欺也荀子不苟篇

辭為差別正論篇上幽混王鳴盛曰周書祭公篇混

險則下漸詐矣孔曰中猶當也言以覆詛盟傳曰以反背

罔中于信無與信義合者以覆詛盟傳曰以反背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方論衡引作旁王上帝監民

罔有馨香德刑林之奇曰刑字上屬讀發聞惟腥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孔曰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

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永樸案表記以下文皇帝

合記皆報虐以威亂莫甚焉孫星衍曰言民罔不寇賊

民與胥漸既已惡矣苗民用邊絕苗民無世在下馬其

威報之也詞若以暴易暴

鄭謂顛頭誅九黎是過絕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也分流其子孫是無世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國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禱揉家爲

可地以屬顛顛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論麻數篇云顛顛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

馬其昶曰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

風雨是九黎重刑乃上效蚩尤其續神亦效蚩尤所爲

也故曰蚩尤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鯀寡無蓋皆以

惟始作亂尤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鯀寡無蓋皆以

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洪頤煊曰蓋害同聲通用爾雅

蓋裂也釋文舍人本作害馬其昶曰羣后卽下三后

上溯顛顛下至虞廷故云逮也此羣后指禹稷等故知

于苗之下亦以禹稷皋陶說之是其證永樸案羣后

之逮在下蓋倒文下猶後也若曰逮在後之羣后焉耳

孔疏以鄭說顛顛之事爲止於罔有降格是則皇帝清

羣后之逮十四字固指唐虞時言之無可疑也

問下民馬曰清鯀寡有辭于苗蔡曰有辭聲德威惟畏

問清訊鯀寡有辭于苗蔡曰有辭聲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表記引此經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注

言尊龍之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孫星衍曰恤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蔡曰典禮也孫星衍曰折制聲相近陶潛

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之刑者繁之其為教

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引此經曰言制禮以止刑猶

隄之防也禹平水土名山川陳師凱曰即釋水所云從

名是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王念孫曰廣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戴鈞衡曰惟猶乃也法言務在殷民阜財注殷富

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傳曰皋陶作士呂祖謙曰皋陶不與三

后之列者蓋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

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也後漢書以

梁統引此經中作衷曰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教祇德傳曰以教民為敬德白虎通教者效也上

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吳汝綸曰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裴彝傳曰以治于典獄傳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王引之曰詩傳富福也言非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

也王引之曰擇讀為釋說文釋敗也釋擇古同音戒也惟

克天德孫星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鄭曰大命謂延

日斷獄均平者必壽命長久天命由己而立蘇軾曰

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

神無大於獄者汪烜曰此就典獄者王曰嗟四方司

之身言之與苗民之無世在下相對

政典獄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

非爾惟作天牧

呂祖謙曰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

不得而與司

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馬其昶曰此猶言作天牧者非爾乎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

細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

不可以褻刑而輕罰

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播施也

不衍字迪道也

蔡曰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

伯夷受令名也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

吳汝綸曰麗數也謂科條也庶威謂在位用威之人猶上文之言庶戮矣

上帝不

以亂無辜

獨蔡曰上帝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傳曰無以乃絕

厥世

孔曰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蔡曰此告同姓諸侯也

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王引之曰格嘏通見鄭禮注戴鈞衡曰玉今爾罔不

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文曰慰安也戴鈞衡曰釋

罔不自安曰勤汝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後漢書楊賜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

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

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

我一日戴鈞衡曰齊同也俾從也言天心同乎人心

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間其幾甚速馬其昶曰終者

終天命洪範所謂考終命也不終者而能終之是在人

爲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王

之曰休喜也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爲威屈不惟敬

爲勢奪也雖休勿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傳曰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炎曰刑

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閒而正德不至於偏倚重

孔叢子引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馬其昶曰不終

德也者其寧惟永左傳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下引此經荀子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

王曰吁來有邦

有土告爾祥刑祥鄭作詳曰審察之也蔡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馬曰度造謀也

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史記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彙星衍曰墨子何擇言人言當爲吉字何度非及言及前王史記度作居及作宜者古宅通度義又爲居言何所處之非其義乎亦與墨子之說相近潛夫論將致太平者先講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

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

之機在明選而已矣下引此經

兩造具備傳曰兩謂

大昕曰史記集解造一作遭兩遭

猶言兩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

師聽五辭傳曰眾獄

入五刑傳曰五辭簡正于五刑蔡曰正五刑

不簡傳曰不應五刑核信有罪驗

五過吳汝綸曰五過謂聽訟者有五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來馬作求曰有求請賂也蔡曰疵

也貨賄賂也其罪惟均馬曰以此五過出入其審克之

來干請也段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克漢書引作核段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裁曰克核古音同部

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鄭其審克之簡孚有

日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

眾孫星衍曰即王制所云惟貌有稽孔曰察其貌者即

疑獄汜與眾共之也

聽氣聽耳聽目聽也

戴鈞衡曰有讀曰又

無簡不聽吳汝綸曰鄭注王制云不聽不論以爲罪

也無簡者

具嚴天威

史記具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不核也

其罪傳曰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

孔曰此傳黃鐵舜典傳黃金皆是

銅古人贖罪皆用銅

吳汝綸曰大元注閱簡也閱實

簡字審克文變而義皆同

大傳非其事而事之出入

不以道義而誦不

詳之辭者其刑墨

日劓倍百爲二百鍰

大傳觸易君命

荆辟疑赦其罰

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倍差閱實其罪傳曰刑足曰荆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

其刑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傳曰宮淫刑也

幽閉次死之刑

大傳男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

大傳降畔賊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罪

傳曰死刑也

大傳降畔賊

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

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

於不孝後漢書陳寵曰甫刑大辟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上下比罪

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

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

無僭亂辭

詩傳僭差也說文辭訟也漢書路溫舒傳因人不勝痛

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活則鍛鍊而問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

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時之法也馬其昶曰周禮宮罪五百今三百殺罪其

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也上服加等也蔡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下服減等

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下服

上刑康誥所謂小罪非肯者是也張行成曰殺人者  
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關殿不死此下刑  
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陳鵬飛曰罪重  
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誦罵然所  
罵父兄非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蔡曰權者進  
適重乎非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退推移以求  
其輕重之宜也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  
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  
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  
外有分男女不同橛架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有  
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傳曰凡刑  
刑罰有罪而民不敢犯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齊非  
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大傳曰殷罰有倫今反是罰懲  
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罰懲  
非死人極于病死蔡曰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可斷獄惟平  
良可斷獄黃度曰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  
心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李杞曰罔

差有辭者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之

別也馬其昶曰從順也聽訟者能察其辭則不順者

順矣大傳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

獄訟乎必盡其辭矣於人論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

數而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哀敬折獄大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寡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無

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

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

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積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與其增矜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又引子曰聽訟雖得其

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

矜哲獄孫星衍曰敬與明啟刑書胥占孫星衍曰啟

矜聲相近哲卽折假音字明啟刑書胥占孫星衍曰啟

視也蔡曰咸庶中正吳汝綸曰賈逵其刑其罰其審

與眾占度吳汝綸曰賈逵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成有司獄于公周禮司寇聽其

成于朝孚獄猶今言信獄成有司獄于公周禮司寇聽其

雅輪更也獄辭有不實者又察其曲直而成與輪對文廣



文天罰不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戴鈞衡曰攷工記注中

極是也均也馬其昶曰在察

也言天網恢恢疎而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不謂人當顧諟天命蔡曰此詔今往何

下庶民猶言眾人也王曰嗚呼嗣孫來世也

監非德戴鈞衡曰今往何人同于民之中戴鈞衡曰中

受中小司寇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王引之曰哲讀為

子作哲哀敬折獄大傳無疆之辭徐僑曰辭之來屬

哲哲人惟刑猶折民惟刑無疆之辭徐僑曰辭之來屬

于五極吳澄曰屬猶附著也蔡曰五極五刑也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吳汝綸曰釋言師人監于茲祥刑戴鈞

監于茲句祥讀曰詳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穆

王巡游無度為此一切飲財之計愚以為未熟讀此

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

貨之戒則其不為飲財設也審矣康虛草堂

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  
自可在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錢蓋謂犯墨罰之中疑  
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錢以示罰耳繼之曰  
閔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  
周時文煩俗敝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行  
論則舉足觸矣是以穆王哀之而聽其贖金以疑各以贖  
可也然大辟之言之夫所犯一至死而聽其贖金以疑各以贖  
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  
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  
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五刑之贖亦一法也上下比罪上  
不相悖也服家惜抱府君曰夫呂刑之贖法也固並行而  
無所疑於當法與無所疑於不當法與無所疑於適輕  
下服者皆曷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  
罪矣刑則懼戮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  
等則人流流減等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猶未甚輕也  
刑苟自死減而宮自宮減而荆剗其輕者猶未甚輕也  
故金贖之法真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全民命其於漢  
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者而設此以全民命其於漢

張敞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薄法不行於四夷能投之罪入而流辟裔土乎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尚蒙授田於君貧富未至懋絕雖金贖千鈞得罪之家猶必可辦也後世則有十金之產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束矢乃聽民獄訟及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伸而疑罪必不獲赦矣至於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於周此古今之變也不得以是護呂侯爲法之非也吾弟永概曰穆王之命年當時治刑者必喜爲刻深輕人罪而斬刈之故命呂侯爲相更革其太甚而反復誥誠之如此且其意以爲則桀鯀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德爲本以禮爲用以安養民爲事刑者不得已耳何得謂開後世枉法繫獄之始也孔子曰呂刑可以觀誠亦觀王所誥誠如官反貨內來云爾不可遂以作刑辟爲誠也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謂時有亂政始作刑以正之禹刑必述其意恃人不恃書與呂刑之入刑於禮皆知本之言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其卽  
錄是篇之意也夫

周書十七

尙書諠略二十六

周書十八

尚書詁略二十七

文侯之命

序平王錫晉文侯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史記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

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新序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

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孫星衍曰序平王錫

晉文侯釋文馬無平字吳汝綸曰左傳載范宣子

曰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若平王時有之宣子

豈宜數典而忘邪永樸索左傳載命仇辭云與鄭

夾輔周室無廢王命此篇無之明所命者爲重耳

王若曰父義和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馬曰父能

文公之功而號之爲義和也武丁得說以傳險姓之號

日傅說西伯得呂尙號之曰太公望齊桓公號管仲曰

仲父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曰不顯文武傳曰文

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馬曰上謂天下謂人惟時上

吳汝綸曰敷猶徧也

書二十七

集虛草堂

帝集厥命于文王

江聲曰此不言武王省文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臣句絕曰未有左右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讀左右

曰此與詩實左右商王皆當依如字讀孫星衍曰昭

及王

釗聲相近釋詁釗勉也

注烜曰先正意屬在唐叔虞

孫星衍曰昭

孫變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吳汝綸曰謀猷同肆先祖

懷在位

蔡曰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

戴鈞衡曰嗣字

烜曰以下傷

造天丕愆

王曰遭天之

大愆

殄資澤于下

承樸棗後漢

民侵戎

吳汝綸曰此三字為句穀梁注侵

傷也說文戎兵也民傷於兵謂翟

宋二事

我國家純

孫星衍曰古屯

即我御事

吳汝綸

注即猶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漢書成帝詔讀壽字絕句

今也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朱子曰今觀古器款識

多云

俊在位則當讀壽字絕

子則罔克

吳汝綸曰大曰

句

吳汝綸曰俊之言進也

元注克堪也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傳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吳汝綸曰惟若也祖如

周書祭公篇之言祖祭公父如此經之言父

義和永樸案左傳服注伊發聲其猶尙也嗚呼有績

子一人永綏在位

績史記作繼孫星衍曰爾雅績繼

繼鄭注繼主君者績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明汝顯祖

主君也廣雅績導也

唐叔之道注烜曰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以下嘉文侯之功

也刑法也禮記疏會猶期也馬其追孝于前文人

也刑法也禮記疏會猶期也

猶云前汝多修甚修矣其聲曰修長也扞我于艱

猶云前汝多修甚修矣

扞說文作戢曰止也吳汝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

扞說文作戢曰止也

綸曰兼納王伐楚二事言之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

綸曰兼納王伐楚二事言之

歸視爾師寧爾邦侯以方伯之任用賚爾秬鬯一卣

歸視爾師寧爾邦

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告其始祖故賜

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告其始祖故賜

告其始祖故賜

二

二

蔡

蔡

草

草

堂

堂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豐彤赤盧黑也。蕭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四匹曰乘。陳喬樞曰：僖廿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合。文四年，傳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楚，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

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戴鈞衡曰：詩傳簡大也。永樸案：恤安也。

鄭曰：都

國都也。

# 周書十八

尙書註略二十七

周書十九

尙書諡略二十八

秦誓

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史記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

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郃以報崤之役晉人皆

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爲

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履祥曰此穆公晚年

悔過之書也序誤以爲敗崤還歸之作史記繫於取

王官及郃封崤尸之後

蓋自是師不復束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子誓告汝

羣言之首傳曰眾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鑿

曰民猶言人如流王念孫曰俾從也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

若弗云來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恨

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孔曰員卽云也

日據正義知經兩云字本皆作員傳以云釋員故正義

日員卽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忌說文引此經作來

云也宋來形相近王引之曰廣雅恭意志也惟今之謀

吳汝綸曰謀人者求人也未當作來就成也

人姑將以爲親吳汝綸曰言以雖則云然王念孫曰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永樸案猷通猶尚猶連文

安國番番良士旅力旣愆王鳴盛曰番番當作番番

也我尙有之孫星衍曰尙猶也王念孫曰左傳

我尙有之注有相親有也下我皇多有之訓同乞乞

勇夫說文引此經曰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傳曰不

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馬曰截截辭語

引此經曰諛便巧言也又引作芟芟巧言曰芟賊也

公羊傳引此經曰惟諛諛善諛言俾君子易忌而况乎

我多有之注淺淺薄貌注猗猗猶撰也注易怠猶輕惰也

王鳴盛曰注諷諷即菱菱亦即截截說文辭籀文辭從台

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皇况通

蔡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諷言謂杞子

我思之注蔡曰深潛也注如有一介臣注吳汝綸曰介與一左傳

一介行李吳斷斷猗注王鳴盛曰鄭大學注斷斷誠一之

語一介嫡男斷斷猗注孔曰猗者足句之辭大學作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注王鳴盛曰鄭大學注

能有容也古如字作而而讀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為能能讀曰如故如轉為能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孔曰愛彼美聖口必

於是能容之注王鳴盛曰大學作寔注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注段玉裁曰論衡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

也注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注吳汝綸曰釋詁職常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注王鳴盛曰冒大學人之彥聖

也注作媚鄭注媚妒也

而遠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殆哉王鳴盛曰違大學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佛

至哉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蘇軾曰

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机隍曰

由一人傳曰机隍不安言危也吳汝綸曰邦之榮懷孫

衍曰晉語注榮樂也亦尙一人之慶王引之曰淮南注

曰詩傳慶善也薛季宣曰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繫

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耳公羊傳何賢乎穆公以

其能變也漢書載李尋說曰昔秦穆公說譏謔之言

任侂侂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

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

慎哉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

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羅洪先曰秦誓一篇有可為

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

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劉逢祿曰孔子序周書四十一

篇東周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為屏

弱之音一爲發慎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詩書皆由正  
而之變詩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於商頌志先世之亡  
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文侯之命秦  
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  
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正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  
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永樸秦法言謂虞夏之書渾  
渾爾韓愈亦言上規姚姒渾渾無涯今觀二十八篇惟  
禹貢與典謨氣象相同至甘誓而一變矣然去古未遠  
詞猶簡質蓋承帝者之後而開王者之先者也商書五  
篇周書自牧誓至立政凡十四篇法言所謂灝灝噩噩  
韓愈所謂佶屈聱牙者也至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而又  
一變矣蓋終王者之運者也文侯之命秦誓則霸者之  
書以王澤未泯所言猶近於道故錄而存之聖人刪書  
於世運升降之際有深感焉參觀論語述聖帝明王之  
德及禮運表記諸篇其微指蓋可默會

周書十九

尚書註略二十八

敘錄

尚書諡略附一卷

經解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左傳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莊子書以道事

荀子書政事之紀也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書言是其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

勤功勳爲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又曰孔子曰書之於  
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  
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  
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贊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  
洪範乎

大傳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  
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也  
退而巖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尙彈琴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賈誼新書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

淮南子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書之失拘又曰書之失也敷

春秋繁露詩書序其志書著功故長於事

舊傳序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又曰以其爲  
上古之書謂之尙書

史記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是故書以道事

法言說事者莫辨乎書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

漢書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三國志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抱朴子尙書者政事之集也

中說昔聖人之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又曰書以辨事又曰不學書無以議制

文心雕龍尙書覽文如說而尋理則暢

史通尙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

書次覽羣籍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又曰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

司馬光曰尙書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  
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張子曰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  
無難也

楊時曰予於尙書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中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書之所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蔡沈集傳序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董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

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卽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皋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崔銑曰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誓終也

右尙書大誥

漢書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

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又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春秋事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

文心雕龍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顏氏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孔穎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益稷亦謨也太甲載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

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讖其政事亦誥也  
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  
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  
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  
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  
誥也

朱子曰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  
以具事之首尾

董鼎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  
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

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達意而已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名篇合其類是亦正也何以攝爲

右尙書體例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尙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

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林之奇曰漢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史記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是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許

商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張山  
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  
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  
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  
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世所  
傳百兩篇者出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  
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  
並時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又曰古

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閻若璩曰史記云安國蚤卒夫旣蚤卒則巫蠱之難獻書必非安國矣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攷荀悅漢

紀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

劉歆曰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

論衡尙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

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 朱彝尊曰今文尙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二十九篇馬班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其中故王肅云泰

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乃序也 閻  
若璩曰魯其王壞孔子宅論衡云孝景時較漢志云武  
帝末爲確其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  
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  
武帝末乎

後漢書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東海王良習小  
夏侯尙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尙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尙  
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  
文尙書遂顯於世

隋書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

篇獻之初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又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

與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

孔穎達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

天水梁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  
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  
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  
獻之議者以爲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  
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又曰古文兩漢  
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江左學者祖焉至隋初始流  
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  
惟焯炫最爲詳雅今奉勅考定是非謹與王德韶李子

雲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江左中興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

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新唐書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林之奇曰今之所傳皆唐天寶所定之本馬端臨曰漢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俗字也

右尙書刪訂授受源流

墨子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法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漢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書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其善者上自

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

釋文孔子刪錄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孔穎達曰書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二序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

右論書序當信

朱子曰書序恐卽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蔡沈曰序於現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金履祥曰書序蓋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

孫寶侗曰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是則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右論書序可疑

史通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

馬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曰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梅鷟曰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孟堅以爲孔子所作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維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

朱彝尊曰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右書序折中之論

吳棫曰安國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信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漢儒謂伏生之書爲今文孔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紀錄之實語難工

而潤色之雅詞易治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  
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考定科斗  
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轉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蝌斗書以伏生書字  
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譌損一字又  
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  
是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似  
晉宋閒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  
可疑之甚

吳澄曰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

疑枚賾所增二十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王充耘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如益贊堯安得爲謨舜讓禹當名之以典禹征苗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曰蔡仲之命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

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止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梅鷟曰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冲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冲又受之何人哉冲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爲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卽謐之外兄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

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尙書之言多創爲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掩矣又曰允執厥中堯之言也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此三言蓋出荀子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直以爲大舜之言又以道經但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於是復鈔略荀卿前後之文而得精一兩字攘以爲己有

歸有光曰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

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

閻若璩曰漢書藝文志言孔安國以古文尙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

寶湯詒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

惠棟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目具在劉歆造三

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按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詁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

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

錢大昕曰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開闢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

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皆止二十九篇已哉

王灼曰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所謂今文讀之者通之以隸書爾望溪方氏乃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果爾今文若盤庚若周之五誥安國何不並以顯易之辭通之邪且今文禹貢洪範顧命奧澀者蓋寡然簡古精深真三代古書也二十五篇中有一簡似此否

家惜抱府君曰古文尙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

辨古書之真偽而不明言偽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  
文尙書也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偽之端儒者展轉尋  
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尙書之偽大明

右論古文尙書可疑

史通尙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  
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林之竒曰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伏生之  
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  
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如公

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亦難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  
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又曰湯  
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  
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  
謂性善淵源遠矣

陳第曰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皆疑古文愚竊以  
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信  
屈聳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  
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繫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

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  
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偽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  
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  
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  
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

陸隴其曰朱子雖嘗疑古文尙書然命蔡沈作書傳卒  
主之又嘗謂輔廣云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所作文字  
曾經修飾潤色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語當時人自  
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尙書固終  
信之而與伏書並尊並不以張霸之徒例梅賾姚方興

也

方苞曰先儒疑古文尙書之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其詞氣不類今文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夫所謂以今文者卽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澁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右論古文尙書當信

鄭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甯存而不廢

王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王肅東晉皇甫謚輩所假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直當黜之無疑耳

朱彝尊曰古文尙書久頽於學官其言多綴緝逸書成  
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  
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  
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  
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  
焉要不得而去也

齊召南曰古文較二十八篇誠不類如較偽泰誓白魚  
赤烏之妄偽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  
懸隔也且其文變蝌斗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  
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

遷就其闕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爲後代準繩不可沒也

龔自珍曰莊君存與傳山右閻氏之緒學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言官學臣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誦書僞書無得與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自語曰古籍墜溷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考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

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  
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戒亡矣  
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  
用物之戒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  
數言幸而存皆聖賢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  
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  
既見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  
竟獲仍學官不廢

右古文尙書折中之論

王柏曰孟子引堯舜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

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  
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  
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  
言晉宋所尚

鄭曉曰姚方興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  
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  
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  
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閻若璩曰慎微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  
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

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終而受終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紀舜追及於堯也可以爲紀堯而并舜事統括之亦無不可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徵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右論姚方輿二十八字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又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閒文章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只是

撰孔叢子者所作

梅鷟曰渾水出谷城縣西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安得知此地名乎

閻若璩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

朱彝尊曰書傳於賄肅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駘  
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  
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時恐駒驪扶餘  
之稱尙未通於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右論舊題孔傳

東晉古文先儒多疑爲王肅皇甫謐輩僞撰且詞義昭  
晰無俟詮釋故今所錄惟今文二十八篇

堯典自慎徽五典以下皋陶謨自帝曰來禹以下先儒  
謂當與上文連爲一篇其說允矣惟今文合盤庚爲一  
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然序明言盤庚三篇康王之誥

與顧命且不同序故今特提行以識別

舊傳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康成則以爲在呂刑前蓋以時代先後爲次也今從鄭

宋元儒者說經罕徵古注近儒矯之於宋元諸家復一字不錄皆門戶見也今惟求經旨之明於兩派無所偏徇

是編採諸家之說於程張邵朱稱子遵

御纂七

經例也於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雝孔冲遠蔡仲默之名惟首一見餘皆不名以眾所習知故從省也於舊傳但稱曰傳以僞託孔氏不得探據爲安國說也周秦以降

諸子及史記漢書說文文選之類皆稱原書之名以本  
非傳注也宋樸先世遺說稱某府君不敢名也其他皆  
名之著其人也

右纂輯凡例

聖帝明王之言存於經者莫備於書而厄於世也亦莫  
甚於書秦燔諸經易以卜筮之書全詩之存也由於諷  
誦惟書紀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  
之詞尤佶屈不易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其爲厄  
也至矣蓋伏生得二十八篇孔壁增多至百篇當時講  
師乃各守師承不相通曉終西漢之世惟今文立於學

官古文既以巫蠱之難未及行至後漢傳者稍眾然亦  
惟今文所有各篇其增多之篇無師說絕未有能創通  
大誼如劉歆之於左氏春秋者是再厄於漢之門戶也  
永嘉之亂諸篇散亡然使梅氏之書不出巖穴之間或  
猶有惜而收之者乃王肅皇甫謐輩遽換僞書以惑斯  
世而孔壁之古文乃真亡矣是三厄於晉之廣作也凡  
撰僞書欲取信於世雖逸字贖句旁采不遺况幸而存  
者所據之本固當視他本爲善自唐天寶詔衛包以今  
文易之於是字畫侵失其真而踏駁乃爾甚是四厄於  
唐之改字也宋元以來專主義理求其說不得率歸之

錯簡其端肇於蘇氏之說禹貢康誥而金華諸子又加甚焉刪益移奪無徵不信是五厄於宋元之武斷也國朝諸儒深矯斯弊每立一說必求有據於古然周秦兩漢之書其引經也不必符本文或以顯易之字易其辭或櫟括數言之義於一言之中使竟據以改數千年相傳之本其可信乎又或不審上下文勢矜其孤證通一望百是六厄於近儒之強經就傳也烏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神聖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遺文掇拾於暴秦之後而丁斯六厄豈不惜哉雖然此自其所蔽者言之耳若夫訓詁名物以及微言大誼之可尋者自伏孔

馬鄭諸儒以迄於今所遞闡而明者蓋亦夥矣語其訓  
與事惟時之近古者差足據語其證則出於後者或反  
視前之所見爲更精要在讀者慎取之而已永樸束髮  
卽誦習斯經有爲之說者必觀觀而契於心必手錄焉  
閒亦埒下己意如是者十餘年矣歲辛丑客粵東乃取  
而要刪之都二十八卷名之曰尙書證略昔吾家惜抱  
先生論學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必兼備永樸治經竊  
本斯義然先生又言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人所未  
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永樸之爲此亦  
自知其難誠不免於僭越然存之以就質有道或亦先

生之所許也合肥李健父孝廉志古好學見而避之取  
付梓人謂足爲智是經者之一助永樸因誦其所舊聞  
略以類區爲敘錄一卷於後世有闕儒達識起而糾其  
闕達固夙夜所禱祀以求之者已光緒三十年春三月  
桐城姚永樸謹記

敘錄

尙書註略附一卷